

帝宫九重天

情晚

QINGWAN
DIGONG JIUCHONGTIAN

下
寂月皎皎·著

所有的年，所有的月，所有的白天，
所有的黑夜，我只守望一个人，
那个人，叫漫千望。
曾经花前月下，转眼海角天涯。
情若如连环，恨当如流水……



帝宫九重天

情晚

QINGWAN
DIGONG JIUCHONGTIAN

下

寂月皎皎·著





第二十四章

行路难，离人心上秋

晚膳尚算精致。

相思与父亲分别已近两月，今日团聚，自是开心，从早到晚唧唧喳喳，撒娇撒个没完没了，淳于望也是语笑晏晏。我和秦彻、秦瑾自是一肚子心事，极不自在，可当着相思的面也不好露出。于是热热闹闹围着桌子用膳的，怎么看都像别后重聚其乐融融的一家人。

饭毕，秦彻悄悄问我：“下面怎么安排？”

我心头烦乱，再看一眼拍手欢笑的相思，说道：“让他带着相思，走吧！”

“这……妥当吗？此刻城门应该已经关闭了。”

我愤愤道：“府外必定守着他的人，他不愁没地方去。何况他外表忠厚，内藏奸诈，还怕给人算计了去？”

秦彻点头，正要以主人家身份去说时，原本和相思说笑的淳于望忽然变了脸色，掩着胸口栽下了椅子。

相思惊叫，差点没被带得跌倒，忙扑上去扶她父亲，连声唤道：“父王，父王怎么了？”

淳于望神色委顿，勉强从地上支起身，低喘着说道：“近来一直服着药，本已

好多了，只是今儿太过劳碌，又断了药，便有些透不过气来。这会儿胸肺间疼得厉害。”

他向外看了看，说道：“可惜我的药都留在原来的住处了。听说陆老太医开的方子里有些药甚是少见，不知这会儿还来不及出去配齐。”

相思着急地拉扯着我的袖子道：“娘亲，娘亲，快给父王抓药……”

我很疑心淳于望是故意装出这等模样来，可见他满头冷汗，本就清减的面庞愈加苍白，连嘴唇都失了色，也慌乱起来，扬手便唤人进来。

“扶他回书房休息，找出那方子，快给他煎药去吧！”

沈小枫赶忙走过来，却和秦瑾一左一右急急扶了他离去。相思慌得泪汪汪的，亦步亦趋跟在后面。

我看着几人离去，才发现自己吩咐了些什么，怔怔地站在当场。

秦彻推着轮椅行到我身侧，皱眉道：“晚晚，你留下他？万一司徒凌知道，你让他怎么想？”

让司徒凌怎么想？又将司徒凌置于何地？

我也像犯病了，一阵阵地喘不过气，连头都开始疼了起来。

刚服的药丸，竟似失效了。

陆太医给淳于望开的方子都曾拿给我过目，有些难配的药材也是府里集齐了送过去的，因此药还算现成。等煎了一剂给他服下，他便似缓和些，只是精神萎靡地卧在榻上，合着眼睛，仿佛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不论他有没有耍诡计，他留宿秦府都已成定局。

相思因重回父亲怀抱，很是兴奋，见淳于望不舒服，也不敢闹他，却缠着我唧唧呱呱地说话，竟在算计着什么时候一起回狸山了。

好容易哄她睡了，我走去书房，去看淳于望。

这内院的书房是我待得最多的地方，有时午间倦了，便憩于此处，因此一向备有卧具。淳于望如今睡的，正是我的卧榻。

他也不装病了，披了衣服倚在床上看书。

我嘲讽道：“殿下已位极人臣，读上一肚子书，难道还打算考状元不成？”

他闻言坐起，将手中书册向我一扬，轻笑道：“看这书，考不了状元，但说不准能当上大将军。”

我定睛一看，却是我闲来写的一篇策论，劈手将其夺过，怒道：“你既是客，也该有点客人的礼数。谁许你乱翻主人家的东西了？”

他笑了笑，“哦？你安置我在书房住着，我还当你盼着我多多拜读你的高论呢！”

我厌烦道：“你闹够了没？如果闹够了，尽快带了相思走吧！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一起走。”

“凭什么？”

“凭我们是一家人。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是！相思唤我为父，唤你为母，我们怎会不是一家人？”

他笑得真挚，看着却如此可恶。

我头疼欲裂，无力和他争辩，决绝道：“我即将嫁给司徒凌，我和他，以及我们将来的孩子，才是一家人。”

他瞳孔收缩，再收缩，然后转作微寒的笑。

“如此说来，你并没有把我和相思放在心上。”

我叹气，耐心劝道：“淳于望，回你的南梁去，丢下你五年来的春秋大梦，再给相思寻个好母亲吧！这里不是你该留的地方，别为了那些回不了头的往事害人害己，说不准还会害了相思。”

“你相信了？”

“相信……什么？”

“你相信你就是盈盈，认定我们已回不了头了？”

他的目光总是那样炽烈，让人心烦意乱。我头疼得站不住，抚了额坐到一旁的椅子上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相信。我只相信我记得起来的事。还有，我相信，不论我是不是盈盈，我和你，都不可能在一起。”

两国敌对，我和司徒凌的婚姻也因两家利益攸关而牢不可破，他怎敢还抱着那样的幻想？

淳于望那样聪明的人，话说到这份上，若还固执己见，真的不可救药了。

好在他只是紧盯着我，清寂的目光中似有荒野间杳渺的幽焰跳动，却没有和我争执。

许久，他轻轻一笑，懒懒地合上眼，慢悠悠道：“你只相信你记得起来的……好，我会让你记起那一切的。”

我点头，说道：“明早的药，我会让人帮你煎好，路上的药我也会为你备上。

用完早膳便请你带相思走。”

他不答。

我转身走出去，正要掩上门时，忽听他冷笑。

他道：“晚晚，我不会让你和司徒凌成亲！”

字字如刀斧斫下，斩钉截铁。

胸口骤疼，仿佛被他一寸寸斫于心头。

这么个祸害兼祸水，明天无论如何得把他弄走。

他若不肯，说不得一拳打昏，派辆马车把他远远扔出大芮。

满天的星斗仿佛落入了睡梦中，我一夜不曾睡好。

一大早起床，阳光透过窗棂投到屋中，异常刺眼，头疼得更厉害，连身体都绵软无力。

沈小枫见我脸色不对，早将卫玄开来的药方煎了一剂，送来给我服了，却纳闷道：“不是说昨晚服过两丸药了？连汤药也天天吃。怎么还不舒服？难道真的服用太多，已经没什么效用了？”

我勉强道：“何必大惊小怪，哪里就能病死人了？”

说也奇怪，夜间做着醒后什么也记不起的梦，混混沌沌睡了一夜，却越睡越困。醒来服了药，勉强逼着自己去练了半个时辰剑，出了一身汗，精神反倒恢复了好些。

再问相思时，果然又到书房去和她父亲做伴了。

我洗了把脸，依旧一身浆洗得笔挺的武者衣袍，缓缓踱过去查看。

远远听到相思无忧无虑的笑声，心神顿时舒朗，偏偏很快想起她将随着淳于望离我而去，从此天南海北，也许再也不能见上一面，心绪立刻沉了下去。

慢吞吞走到书房中，见淳于望和相思一大一小两个身影，正站在窗口看着什么。他们还是保持着原来的衣着习惯，均是素白衣裳，手上也捧着一模一样的茶盏。

清寂内敛的父亲，天真可爱的女儿，和谐如春日里最美好的一幅图画。

见我过去，相思放下茶盏便来拉我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娘亲，来看父亲刚画的画儿！”

我道：“不用看了。谁不知轸王殿下文武双全，能诗善画？”

这样说着时，已身不由己被她拉了过去，细看却是我的一幅画像。难得他有这兴致，居然画着我穿男装的模样，看着俊朗英气，倒还不俗。

淳于望笑道：“我不会捏泥人，倒还会画几笔，只是终究不如你捏的泥人神似。”

我不想细看，转身欲走，淡淡道：“殿下过谦了！”

淳于望也不计较，走到桌边提过茶壶倒了盏茶，微笑道：“刚看着这院里奇花异草不少，挑了几种健胃补气的摘了花叶过来和绿茶一起泡，味道还不错，你尝尝看。”

我也知有些花草可以泡茶，但素日不在这上面留心，倒不晓得我院子里就有。

拿起茶盏品尝时，淳于望笑道：“相思在你这里，倒是健壮活泼了许多。不但帮摘花叶，还亲手洗了，说要泡给娘亲喝。”

相思听到表扬，笑得眉眼俱开，说道：“娘亲也夸我聪明啊，我的弹弓打得可准了……”

淳于望微愕，便有些哭笑不得的神情。

我若无其事地品着相思帮助泡的茶，果然和平时喝的茶水大相径庭，怎么尝味道怎么怪异。

淳于望泡的茶……未必安全。

我一犹疑，便将茶盏放下，不再去喝。

淳于望问道：“怎么了？不爱喝？”

我若无其事道：“还好，就是烫了些。”

相思见我不喝，便有失望之色，闻言将她喝过的茶送到我跟前，说道：“娘亲喝我的茶。已经凉了好一会儿，一点也不烫了！”

我见她目光殷殷，颇有冀盼之意，遂笑着接过喝了，却是一样的怪异味道。

看来只是我喝不惯这类茶，一时多心了。淳于望或许会对我用什么诡计，却绝不舍得伤着相思一根汗毛。

待喝得差不多了，看相思在地上玩耍片刻，我唤了她过来，说道：“相思，舅舅家还有些事，娘亲一时走不开，等会儿你和父王先动身回狸山，隔两天娘亲就赶过去伴着你，可好？”

“啊！”相思惊讶，澄净的大眼睛睁得圆圆的，“为什么要我们先回去？我们等着你办完事一起回去不行吗？”

淳于望端着茶盏，目光不动声色地从我面庞滑过。

我轻笑道：“你父王事也多，带着你走不快，只怕会误事。相思最听话，一定不会误你父王的事，对不对？我一个人骑马飞快，就是晚走两天，也能很快赶上你们。”

相思很是为难，看看我，又看看淳于望，估料着满心不愿意，又怕被说成不听话的孩子，不肯说什么，却委屈地把小嘴撅了起来。

淳于望将她抱起，手指拨了拨她撅起的小嘴，笑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？生娘亲的气了？”

相思便笑起来，倚在父亲怀里扭着小身子，撒娇地说道：“我才不生气呢！我就是想和娘亲在一起嘛！”

淳于望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相思，你放心，你娘亲跑不了！她终究会和我们在一起！”

他在和相思说话，目光却看着我，口吻坚决得不容置疑。

我本已盘算好，若他当着相思拆穿我的谎言，即刻便想法把他和相思一起弄晕送走，此时忽见他改变主意帮着我劝慰相思，大是讶异。听他话里有话，我只微笑道：“殿下是南梁的亲王，想在南梁办的事，大约都能办到。”

“南梁”二字，我咬得特别重，暗示他看清楚自己目前在什么国家，他面对的又是什么人。

他是南梁轸王，北方的大芮，又岂是他能呼风唤雨的地方！

淳于望唇边的笑便冷冽下去。

叫沈小枫带了相思去看还有什么她喜欢的东西要带走时，淳于望正重新添了茶水，坐在桌边慢慢地喝着。

我轻笑道：“我这院里还有什么你喜欢泡茶的花花草草，你令人都采了带走也不妨。这味道太古怪，我却不爱喝。”

淳于望不答，默默喝着那味道怪异的茶，许久才道：“我只是亲王，还是南梁的亲王，的确不足以让你们秦家另眼相看。”

我淡淡道：“即便你是南梁皇帝，也和秦家无关。”

“和你有关便够了。”

“和我也无关。”

秦家和秦家军始终是芮人，一直以来的敌手虽是柔然人，但对边境屡起争端的南梁也没什么好感。我和淳于望，本不该有任何的交集。他瞥了我一眼，见我漠然，唇边恍惚有一抹黯然的笑，慢慢道：“纵我能许给秦家比大芮更尊贵的地位，你大约也会不屑一顾吧？”

“我自是不敢清高到不屑一顾，但秦家的根在大芮。”

“可你的根并不在大芮。”

我想要否认，却又想起那许多推断我就是盈盈的证据，顿时烦躁起来，“我不想听你胡说八道。”

听得越多，疑惑越多，只怕我真的要疯了。

即便……即便证实了我真的忘记了与他有关的部分记忆，即便我真的是盈盈，又能改变什么？我还是大芮的昭武将军，我还是不能辜负司徒凌待我的情意，我还是得为了保住秦家的地位和南安侯联姻……

可淳于望偏偏说道：“晚晚，我从不会胡说八道。若你心里有我和相思，请你，推迟和司徒凌的婚期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不想留下峰回路转的机会吗？”

“峰回路转？”我摇头，“不可能。淳于望，相思的确需要一位温慈的母亲，但那人不会是我。你别做梦了！”

“我是不是做梦，日后再看。可我不许你和司徒凌成亲。”

“不许？”我冷笑了，“你凭什么不许？你阻止得了吗？”

淳于望脸色发白，却一字一字道：“我一定会阻止！”

我叹道：“殿下，你身体未康复，劝你先调理身体吧！”

他便冷着脸不再说话。

我没留他们用午膳，只令人为相思预备了她爱吃的几样菜式，装在提盒里送上马车，让她在路上吃。

淳于望到底还有几分理智，终于也没有固执地一定要我随他回狸山，听从我的安排，悄悄地装作普通商客上了马车，径自出城。

相思开始还没怎么当回事儿，待和我挥手告别时，却呜呜咽咽地哭起来，搂着我的脖子磨蹭了好久，泪水把衣襟湿了一大片。

淳于望却出乎意料地沉默，直到马车临行前一刻，才让人递出一只锦盒，便从我手中抱走相思，令人驾车而去。

少了会说说笑笑会哭会闹的相思，怀中顿时空落起来，长长的锦盒冷硬地搁在手上。

我默然在路口立了许久，待那马车完全不见了踪影，才无精打采地回了府，打开那只锦盒。

里面是一幅裱好的画，正是当日在狸山梅林时，淳于望在相思的涂鸦之作上改绘而成的梅下母女图。母亲散逸不羁，女儿稚拙可爱，背后暗香疏影，红梅盛

绽，落瓣起伏，清冷冷的意境和暖融融的人物糅作一处，看着悠然出尘，却潇洒流丽。

我怅然良久，依旧卷起来令沈小枫收好。

也许这辈子，我都不会再看一眼这画了，可也许这辈子，那个小小的女孩儿，都走不出我心头了。

今日一别，也许永不能相见，可如果我成了南安侯夫人，似乎永不相见的结局更好。至少相思会抱一线希望，少了许多伤心。

至于淳于望……

我们之间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，甚至更久远的年代可能发生过的有些事，都只能当做大梦一场了。

秦彻问我：“亲事怎么办？”

我苦笑道：“我可以再推迟些日子吗？”

秦彻摇头，叹道：“这话我没法和南安侯张口。但如果你自己去说，我没意见。”

我当然更没法和司徒凌张口。难道要我告诉他，我因那个凌辱过我的男子而心乱如麻，所以不想成亲了？

我问秦彻：“二哥，我十五岁到十八岁这段时间，是不是一直在子牙山学艺？最近常常头疼，那时候的事，好像已经记不大清了！”

秦彻纳闷道：“你怎会问这个问题？你十八岁时才因为生病被接下山来调养，之前十年可不是一直在无量师太那里，何曾回过北都？”

“记得父亲曾亲去探望过我几次。”

“对，为兄腿脚不便，小瑾自幼体弱，因此都是父亲亲自去探望你。记得你十五岁时，因到了及笄之年，父亲特地赶过去看你，陪你过了生日才回来，足足在子牙山待了两个月呢！”

“是……是吗？”

“是呀，晚晚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喉间干涩，艰难地笑了笑，“我好生奇怪，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我十五岁生日前后的事？我……也不记得父亲曾陪过我两个月。”

秦彻呆住，忽然执起我的手问道：“你是不是不舒服，一时想不起往事来？要不，我让大夫过来给你好好诊治诊治？”

“诊治？”我想起历年来医药不断，苦笑着摆了摆手，“一般大夫恐怕诊不出来。不过……”

不过如卫玄等医术极高明的名医，又为我治过那么几年病，不会毫不知情吧？还有……

如果淳于望所言非虚，我莫名其妙失踪了三年，和我同门学艺的司徒凌和司徒永，又怎么可能不知道？

为何我从不曾听他们提过只字片语？

因婚期临近，近日一直告假在家，不必去衙中应卯。往日有相思伴着，时常给闹得慌，连练剑都不安心。待她走了，我才陡地觉出，这偌大的秦府，竟森冷安静得可怕。

灵猿仙鹤缩在山石边无精打采，厨下的鸡鸭也静静地等着宰杀。从屋内到院中，从花园到廊榭，无处不是空落落的，空落得让人惶惑甚至害怕。

我魂不守舍地在往日相思玩耍过的地方徘徊半日，又到相思的卧房看过，两名洒扫的侍女正在收拾屋子，把她乱涂乱画的纸片堆作一处，又拿包袱出来，欲将用不着的卧具陈设收起来。

我忙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两个侍女忙着见礼时，我过去翻翻她涂鸦的字纸，看看墨汁尚未干涸的砚台，还有被她拉坏了的弹弓、少了一只小蝴蝶的纸鸢、养得枯黄的小花……

竟像被人砍了几刀般疼痛，一阵阵的酸意上来，似要涌出泪来。

许久，我方道：“东西按原样摆放着，就和……她在府里时一样。她的东西，什么都不许丢了，不许……”

我捏着弹弓，无力地摆了摆手，示意她们出去。

屋子又恢复静寂，有清风吹在窗纱上的噗噗声。

算行程，现在他们应该奔出去至少五六十里路了吧？

给她新做的弹弓她嚷着不合手，这两日竟没想到给她重做一个。她路上玩耍时，只怕又要为失了准头而不高兴了。

虽已入夏，可北方晚上还是有些凉，说不准还会刮大风，不晓得淳于望记不记得给她加件衣裳。

她白天爱胡闹，晚上便睡不踏实，不但蹬被子，而且有几次还滚落到床下。她身边的人若依着她往日的性子，必不晓得时时留心给她盖被子。我竟忘了多嘱咐几句了。

烦乱之际，沈小枫悄悄进来回道：“午间我去南安侯府取东西，侯爷没在府上，听说出城了。”

“他自然有他的事。”我心不在焉，回头吩咐道，“去找合适的材料来，重给相思做个弹弓吧！”

沈小枫愕然，“相思小姐已经回南梁了！”

回南梁。

是哦！南梁才是她的国，南梁才有她的家。

我低声道：“咱们总有机会……捎点东西给她吧？”

沈小枫担忧地看了我一眼，默然退了出去。

傍晚又有贵客来访，竟是太子司徒永和嫦曦公主。

这对尊贵至极的兄妹，居然穿着内侍的衣裳，拿着东宫的名帖令阍者通传。

我迎上去时，司徒永的脸色很是阴沉。

嫦曦瞥了他一眼，掩着唇轻笑道：“我正好在二哥那里，顺道过来看看姐姐。刚才在车上坐得腰酸，且四处走走散散心，你们慢慢说话吧！”

我因司徒永暗算淳于望并试图嫁祸司徒凌之事颇为不快，但于他而言，这二人都是敌非友，故而我也不提起，如以往那般请他入厅，看茶款待。只是言谈之间，不觉略冷淡些。

司徒永极敏锐，坐下寒暄没两句，便道：“晚晚，我并未派人去杀淳于望。”

我低头喝着茶，若无其事地道：“太子，你便是想杀他，或者想杀司徒凌，我都不会意外。”

只闻咔嚓一声脆响，抬头看时，却是司徒永手中的茶盏被捏碎了。茶水淋漓间，有一缕殷红自他指间蜿蜒而下。

我一惊，忙过去查看。他盯紧我，竟然用力一推，将我推出老远，恨恨道：“我早知道你会这样说！你信司徒凌，信淳于望，却总不愿意信我！”

我见他这般激动，倒也意外，复而退回自己座位上坐稳了，叹道：“好吧，是我太过愚蠢，分不清是非。那么，就请你来告诉我，到底该信谁，不该信谁吧！”

他也不去收拾身上的茶渍，低垂的眼睫微微颤动，好一会儿才道：“我的确想控制住淳于望，因而那日令人拿着玉瓶为信物，想把他引到城外囚禁起来。但路上有人杀了我的信使，劫走了玉瓶。柳子晖不知信使被杀，奉我之命预备劫走淳于望，眼线发现淳于望一行人去向不对，赶忙跟过去时，他们已被引入陷阱杀害。他发现情况不对，急忙想退回城中商议时，被你和司徒凌碰上了。”

“你想引开并劫走淳于望？”我疑惑，“可去抓淳于望的人，不就是你们派的吗？”

“这不一样。我不想杀他，也不想利用他和南梁谈条件。我只希望……控制住他，能逼你推了十天后的亲事。”

我的心跳有瞬间的停顿。

他却焦急地看着我，黑眸亮得炽烈，模样是我熟悉的诚挚认真。他道：“我没想到会被他将计就计赖到我身上，但他大约也没想到淳于望如此机警，干脆来了个金蝉脱壳，避到了你府上。”

他自然是指司徒凌了。

司徒凌认定是司徒永在嫁祸给他，他也指责司徒凌嫁祸于他……

我看着他依然流着血的手，心里不知是何种滋味，只叹道：“永，你忘了当年在子牙山，我们三人何等亲密无间，一体同心？”

他冷笑，“我没忘，却已不敢想。如今的他，早已不是我们当年的凌师兄了！他远比你想象的厉害，并且可怕。我不想我自己死无葬身之地，也不想你成为他的帮凶。晚晚，我只想用淳于望来阻止你们两家的联姻。”

“淳于望……淳于望就能阻止两家联姻吗？”我忽然间也有些失控，几乎是气急败坏地叫道，“他囚我辱我，我只是看在相思的分上才留他性命，你又凭什么认为，他能阻止我们的亲事？”

他握紧拳，咬牙道：“只看在相思分上吗？可我怎么觉得，这世上能让你改变主意的，就只有他！”

我脱口道：“为什么？因为……我在五年前和他有过纠缠吗？”

司徒永的脸色顷刻变了，紧紧盯了我片刻，才道：“五年前你和他有过纠缠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我紧逼着问道：“我在子牙山学艺时，是不是曾经失踪过三年？为什么有些事，我好像想不起来了？”

司徒永仿佛被人打了一拳，忽然跳起来说道：“胡说！那时我和你一起在子牙山上待着，怎么从不知道你曾失踪三年？”

他从不是善于掩饰的人，说得虽然肯定，脸色却不对。我越发疑心，追问道：“你可知道淳于望娶过一个妻子，长着和我一样的样貌？”

“天下之大，容貌相似的人多得很，你怎会听一个敌国王子的胡说八道？”

“对，他只是一个敌国王子。可你为什么会认为一个敌国王能动摇我的意志，甚至让我推迟亲事？”

他神色愈加不好，激动的情绪却消退了下去。他黯然笑道：“我和你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自认能看穿你的心思……或许是我太相信自己的感觉了，可有这样想法

的人，似乎并不止我一个……”

“是吗？真的……只是如此？”

“不然还能怎样？你认为……你可能跑到南梁去和一个敌国亲王结为夫妻，还生儿育女吗？”

我动了动唇，掌心尽是冷汗，竟不敢再问下去，只抓过袖中一条丝帕，递到他手边。

他胡乱把流血的手缠了，静默片刻，才道：“我虽想利用淳于望阻你成亲，但并无害他之心。听说上午秦府有辆马车载着个小女孩儿离去，我猜他也在车上吧？可我也由他去了。”

我点头，“在一起混了那么多年，我这府上和你们亲近的该大有人在吧？早知瞒不过你们去。”

后院把守得再紧，马车离开时也会有些形迹露出来，司徒永、司徒凌猜出淳于望自秦府离去也不奇怪。慢着，司徒永知道了，那么司徒凌……

见我变色，司徒永竟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轻叹道：“司徒凌出城追击淳于望去了。你该明白了吧？真正想把他千刀万剐的人是司徒凌。”

我的心立时沉了下去。

沈小枫特跑来说我司徒凌出城，我心烦意乱，竟不曾想到这上面来。

淳于望身在异国，又带着相思，便是有几个随侍相护，又怎么敌得过司徒凌身边的高手如云！

我深吸一口气，提了宝剑便要往外奔去，司徒永拉住我臂腕，“来不及了！”

我挣开他，冷冷道：“你挑了这时候才赶过来，不只是解释我误会了你，更是想告诉我，淳于望父女可能已经死在司徒凌手中了？”

司徒永苍白俊秀的面庞弯过虚弱的笑弧，“晚晚，父皇病重，时局多变，我不会让你嫁给司徒凌。”

我忽然间说不出地心寒，惨然笑道：“永，你还是那个侠义爽朗宽厚热忱，总以一颗赤子之心待人的司徒永吗？”

司徒永居然轻轻笑了，“我也想知道。伴着你和相思一路回北都时，我以为我还是。”

即便知道来不及，我也无法安坐于秦府等待噩耗的到来。带了十余名随侍，我顺着淳于望离去的方向追去。

司徒永也不再拦阻，带着熈熈离去。秦彻、秦瑾略知一二，将其送出时，脸

上俱有担忧之色。

寻到淳于望的马车时，已经接近三更。

确切地说，只是马车被焚过后的车架。

那是一条从官道延伸过去的小道。黯淡的月光下，激烈的搏杀痕迹清晰可见，坑洼的地面和凌乱的青草间有大片的血迹，却连半具尸体也看不到。

那堆马车的灰烬已经冷了，犹有金玉碎片混杂其中，依稀辨得出是淳于望或相思之物。但灰烬中并无骸骨，连拉车的马都不见踪影。

耳边一遍一遍，只回响着司徒永拦我时说的几个字。

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……

晨间他们还在我身边散漫地品着茶、赏着画。一个眉目含笑，温雅脱俗；一个稚拙可爱，活泼灵动。

不过几个时辰的工夫，就来不及了吗？

沈小枫走到我跟前，低声问道：“怎么办？看样子，他们已经被抓走了，或者……”

我浑身发冷，却逼着自己冷静。司徒凌晓得我对相思另眼相看，他不想和我反目，应该会留些余地。即便杀了淳于望，也不至于取了相思的小命。

淳于望那些南梁随侍的尸体不见了也很好解释。朝中尔虞我诈，正万般混乱，一不小心，便会有把柄落入敌人眼目。他不想此事被太多人知道，自然要悄悄处理。

但他没道理连淳于望和相思的行囊也一起烧了。淳于望身份特殊，地位尊贵，他的随身之物说不定有些对大芮很有价值的东西。他若掳了相思，如果不想为她多费心，自然也会留着她素日所用之物。

他烧了马车……

他的性情坚忍却骄傲，如果行动顺利，绝不至于如此暴怒。

我一颗心怦怦乱跳，几乎要跳出腔子来，面上却只维持着平稳的声调，淡淡地吩咐，“两人为一组，在方圆十里内细细搜查，寻找相思小姐，以及……跟在她身边的男子。如果发现行踪，不许惊动，立刻通知我；如果……没有消息，天亮后各自回府，尽量别落人眼目。”

随侍众人领命而去，只剩了沈小枫略带紧张地跟在我身边，许久才问我：“我们现在怎么办？”

我抬头看看天色。

苍穹如墨，玉钩摇挂，星河明淡。远近村郭山林，层层隐于夜色之中，苍黑一片。

这样的夜晚，别说我只带了区区十余人，便是千军万马，想找出藏于夜色中的两个人，也是大海捞针。

可难道就这么回去吗？

我迟疑片刻，低声道：“我们……从别的路回城。”

如果淳于望没有遇害，他多半带着相思从别的路出了城，这马车留着，只是用以诱开敌人的虚晃一枪。就如之前他让手下故意步入陷阱，却确保了他自己安然无恙脱身离去。

但能让如此多的人为他舍生赴死，越发让人觉得他不简单。

他和司徒凌，一个温雅，一个冷峻，可他们的行事，竟同样让我有深不可测之感。

判断着淳于望可能走的路，我带了沈小枫转向另一条路，慢慢往回行去。

但我想到的，司徒凌一定也想得到。我搜寻的地方，司徒凌一定也早已搜寻过。淳于望带着年幼的相思，必定加倍谨慎地掩藏踪迹，我又怎么找得到他们？

往前又行了半个时辰，离那马车焚毁之处越来越远，离北都城倒是越来越近了。

我心知已不可能打探到消息，正待吩咐沈小枫快马加鞭回城，偶然抬眼一瞥，已是顿住呼吸。

前方一株老榆树的树梢上，挂着一只纸鸢。

普普通通，市集上随处可以买到的纸鸢。常有村野人家的牧童买了，或自己做了，趁天晴风大的时节放上去，不小心给树枝缠上，再取不下来，从此便高高悬在树梢上。

这只纸鸢看着也像无意缠在树梢上的，可它的式样实在太眼熟了。

那日我陪相思放纸鸢，因收线时掉了后面缀着的小蝴蝶，相思哭闹不休。第二日我到底令人到市集上找到一模一样的纸鸢，重新买了一只回来。

昨天上午我和司徒凌在城外的时候，相思就在侍女的陪伴下放着这只“母女相依”的蝴蝶纸鸢，然后遇到了有心前去的淳于望，顺理成章地带他进了府……

如今，那飒飒飘动的大蝴蝶后，分明有一枚小蝴蝶正灵巧地舞动着，像谁家小女孩正牵着母亲的衣襟往前奔跑，一路撒下娇憨无邪的清脆笑声……

沈小枫见我勒马，正在奇怪，顺着我的目光只一瞧，便失声叫了起来：“那……那不是……”

连她也认出来了！

我紧紧捏着缰绳，四处一打量，策马冲向前方一处山坡。那边林木茂盛，是附近最可能藏身之处。只是此刻已是初夏时分，灌木草丛间蚊蚊毒虫不少，相思那身雪白娇嫩的皮肤，又怎么受得了？

奔不多远，疯长的野草越发将路掩得看不见，马儿便难以前行。

我心中如有火把烧灼般难受，匆匆把缰绳扔给沈小枫，借着林梢透下的些微亮光分开草丛往前摸索。沈小枫在后边低低提醒，“将军，小心脚下！”

我竟真的有一次险些被脚上的藤萝绊倒，心中焦急，遂拔出承影剑一路砍斫，奔往前方。

忽然眼前一亮，浓密的树林已然到了尽头，前面坡上山石裸露，只有几株不高的松柏静静在石缝间立着。

月光倾泻，山石的颜色有些苍白。我在眼前突然的空旷中无端地紧张起来，这种心慌气短不确定的感觉，陌生却又似曾相识。

有一声半声若有若无的叹息在草木山石间飘过，同样似真似幻。

我慌乱转眸，发现了山石上静静伏着的一个人影。

雪色长衫，素锦质地，正是淳于望晨间离去时所穿的衣裳。

可那总是洁净得纤尘不染的衣衫，此刻已被大片血渍染透……

苍白的月光，居然也能把那股红映得如此触目惊心……

同样让人触目惊心的，是没于那片殷红中的一柄长剑，已深深将他前后贯穿，只露出剑柄……

“淳于望！”

我失声惊呼，仿佛自己也被人一剑贯穿，踉踉跄跄地疾奔过去。